



杨炼 宇峰 著

太阳与人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太阳与人

杨炼 宇峰 著

责任编辑：周 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98,000 印数：1—6200

ISBN7—5404—0761—1

I·612 定价：4.30 元



杨 炼

“天”解——

诗集总名。

自造篆体字：取“天人合一”义，音“yī”。

总注:

《䷀》以《易经》为结构。

《易》不是一部死的经典，它活在自然和人类不断分裂又重新达成的“变化中的统一”这一现实里。“天人合一”就其本义而言，从未过时。

还《易》以原始的自由特征，人类其实一直在“重写”这个古老的启示。

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合为四部，即“气”（天和风）——《自在者说》；“土”（地和山）——《与死亡对称》；“水”（水和泽）——《幽居》；“火”（火和雷）——《降临节》；贯穿线索为“外在的超越”，“外在的困境”，“内在的困境”，“内在的超越”。

卦象对位：每一单卦（如“三”）依次与天、地、山、泽、水、火、雷、风重叠，“三”在上，八卦更换在下；成为一组，以数字分别列出；有内在关联的两组合为一部，并赋予其与内容呼应的结构方式，排列如下：

《自在者说》：天风天风天风天风天风天风天风天风；

《与死亡对称》：地地地山山地山山地山山地山山地地地；

《幽居》：泽泽水水水水泽泽水水泽泽泽泽水水；

《降临节》：雷火火雷雷火火雷雷火火雷雷火火雷；

万物皆语言，诗人在语言中与万物合一，建立起诗的同心圆。

目 录

杨炼

	自在者说	(1)
	与死亡对称	(25)
	幽 居	(55)
	降临节	(77)

宇峰

读  笔记	(103)
编后札记	(241)

第一部

自在者说

天 · 第一

就这样至高无上：无名无姓黑暗之石，狂欢突破兀立的
时辰

万物静止如黄昏，更逍遥更为辽阔

落日庆典步步生莲，向死亡之西缓缓行进

再度怀抱

一只鸟或一颗孤单的牙齿

空空的耳膜猝然碎裂

听不见无辜听不见六条龙倒下绿色如潮

就这样不朽：光在沉沦

在每张面孔下死去，鸟瞰藏红花的天空

把我的某颗心，摊到日晷上

某只手解开潜入石头的风

死亡之西，那白痴孩子的帆

跛脚的地平线

粼粼之海一片逼视来自眼底洞开的深渊

来自夜，在我体内某处蠕动

四季在恶梦某处

把岁月刻成黑暗之石上一道抽搐的裂痕

占有一切：横流如夕阳

每天一次冷却为白骨

每一片刻，垂挂饕餮腭下残缺的永恒

这盛开之穴浴血之根

一池莲花纷若处女
与我不复存在的大陆并肩漂移
缓缓旋转风暴的方位，暮色闯入朗读之嘴
久久求助于最后一击
惨白之脸，门一样关闭
我的沉默，被谁供奉
被谁蛀空，淹没众生像病毒的大火
厄运的图腾：步步隐没于荒芜之上：步步辉煌
水刻划星群的无情，在无名无姓的高处一再复活
一头金蜥蜴
俯瞰因而被俯瞰——
空空荡荡的我成为万物
投入死亡之西，那黑暗之石永远正午
狂欢、陨落、环绕同一仪式

风：第一

那么，你们，一动不动，麋集于庞大末日的冥冥之民，云帆
高张，将继续一个下午深深切入梦吃的旅途吗？
同一个阴谋的策划者：嬉戏于结局的游戏场，诞生于注定毁灭
之时，你们在风暴的黑色绞架上无尽地颤抖，阵阵喧
嚣，展现出绝食之后天葬之后粉身碎骨的静。
而一场席卷吞溺婴儿的洪水，对于你们是天赐的盛典吗？

那么，无须拯救：即使星空咄咄逼近，像一头食肉的猛兽。
玄鸟无处逃亡，只能断翅只能高悬于某块绝迹的巨石。
野茅草的红色，示众如血如神谕。
远山如烟，被你们吹散。茫茫生息被一举斩断焚为无象之

卦，无卦之辞，无辞之兆。裹胁的灰烬，从四面八方膜拜一颗克杀白昼的疯太阳——

在时光尽头，匍匐凌迟。继续众星灼灼的死，五行狼籍的死。惨白之虹横贯天地，对于你们是天赐的姻缘吗？

太阴不去。新月苦等谱成圆熟之历。

名垂千古的失贞之历，其凉如北风，震撼如荒原为一副鹰骨举行的安息祭；每一座圣坛每一道血刃，吸饱死亡吸饱了万物夺目的智慧。你们麋集于末日的冥冥之民，高耸，摇曳，成为另一片松涛，因呼号而温柔，因无望而更加浓郁。

漫漫黄沙以无垠的伸展祝颂这一奇景。每一刹那突如其来，充满谛听的虔诚之徒。累累空洞，既无壁画又无星象，蓦然回首，在苍穹之上扩张白垩色的灵魂。

终极之上，背临悬崖。墓地的气概只能虎虎攻入生存的時刻。欲呕的尸臭铺垫雀跃之足。斑斑干裂、形同枯槁的诗句，使先知迷失如一群乞丐，如正处于狂热高潮的女人……

而你们，已足够成熟。一个下午深深切入梦呓的旅途，向所有高天之寒炫耀巨雕的张力。一种红硕一种轻盈——

肆无忌惮，那同心圆之舞，奔放死亡之纯，对于你们是最彻底的陶醉吗？

天·第二

垂暮的首领，现在，流浪者洗去蓝色的血污
诞生于风之上、明媚之上，大鹏近乎乌有
以欲望为先导，以阴影为笑声，双翼揭示无边的均衡
而群山高矗，走投无路的金黄
被煽起一如某种狂想
我挥霍，这初夜像一口黑穴
残暴无休止地陷落
整个夏季，一头黄蜂
灿烂而邪恶地繁殖
太多的天空辗转于一次巨大的日食
云与云猛烈相撞，陌生的不速之客
在颤栗的快感中被流放
一把斧头闪闪砍过所有啼哭的石头
我看见我泛滥成灾
我听见我牙牙学语
于是，洪水的面具一一脱去
大地多毛的坑洼里一股热流
于是，东方若隐若现，颁布万古不变青铜之年号
尊鹰为首领，当禽蛋破裂，降而世袭无梦的国度
怒而飞！其背不知几千里的传说
风咆哮太阳石榴之火，扑入浩浩黄土的长途
季候凶险演变成女人，辉煌秀丽一见倾心
伫立成石的目光
一千次苦于子宫中归去来的暮色
转瞬之际，我高超群鸟

赤裸硫磺浴的气味
我的血泊里一片黑夜一片众星沸腾之巢
每个人生于死亡，而生命死于生命
每个躯体被躯体所包围
像葬礼被葬礼遗弃，蓝与蓝相忘成空旷的孤岛
逍遥吗？首领，驭六月风
张开熏熏醉翼，夷八方之乱为一片彻骨的寂静
野马和尘埃一片苍苍
我在我之内也在我之上——
翱翔，黑色胎盘黑暗地轰鸣，以同一节奏

风·第二

那么，你们，热衷什么繁荣什么？当铁蹄无遮地相逐于一匹
死鹿之中原，天空与岁月并行。嘤嘤乳名一任宰割，狂奔
成滚滚沙砾，晦涩成苍蝇充血的复眼。而太阳镀金的面具
下满头白发。你们，能奢望什么夸张什么？

蝗虫的部落，活着偏执于一种征服一次碧绿危险的调情。大地
变幻一口陷阱；如此沉迷的血肉，其黑如夜其炽如火，反
复咀嚼，被赌徒们抛掷成一颗蓝色巨骰，被第十二个时辰漫
无边际，高涨猝然之潮。

于是，迢迢周流，最初的噩耗倒灌于耳，你们裸体走下地狱
之门。影子叠入影子，一个青铜的意象。废墟的步履，恩惠
遍及每一梦想之上突兀的黄昏。

光一击，徒劳无益的童年再三风干。少女之笑被竹简和碑石
一一劫夺。杀殉之后，千秋强暴凛然不移，嗜血而成万物
黑红仪仗的一统箴言。

凌辱而成：全部悔恨的最深渊藪。你们在自身中孤立无援。
囚禁于骨髓寄居之穴。盗空区区陪葬之心。剽窃性别一
如稔熟世代真传的阉割术。而一片天空猝不及防，多病
和苦味，依旧凿穿退隐之墙，攫食你们——
忍耐的极限，是一锅翁仲之脸茫然于四季的蒸腾吗？

活着而永远被罢黜，如蔓延苔藓的手，如哭诉。你们甚至无
处喃喃自语，无法辨认：如歌的蝉翼怎样划破听觉。这
世界，每天一幅陌生的风景。怎样在黑夜背后疾驰一头
白虎，蓄谋自焚或擦肩而过？
历历天数，早在一块绝高绝美之石上沦为抽象。你们，臆造
神话杜撰文字，于天空和岁月脚下一贫如洗，被告即辩
护者即惨遭屠戮之人，
而无弦之琴，轰鸣天籁。向你们昭示的，究竟是什么？

天 · 第三

皇座：自光中溢出，独尊染指这片疆域
皇座：自嘹亮之铜溢出，眩目的语言被先知继承
凭空一览势如祭坛的群山
开口之日
狼烟袅袅
自团花衣袖，泼成斑斓星座间大片瘟疫
死亡的语言，侵入我未经防腐的嘴唇
一株肥厚的肉质植物
勃起为享乐之草，啜饮为朔望之月
疯狂的震颤高涨露宿于频频黑夜的惟一遁辞
颂歌发红了，那风行的谎言

皇座：自缄默的骨髓溢出
更微薄的世界匍匐静听
一刹那，致命的声音
我是我不认识的先知，我是我的遗嘱
我说已死的我带进墓志铭的话
蛊惑一滴精液
又被另一张嘴啐出，布散这死地纯种的后裔
众多走向的山脉，陈尸同一座冷宫
众多讣告有一个睡成美人的姿势
空谷，两腿之间某种焚烧，孽生灌木出没灰烬
回 声 不 绝
我歌唱的间歇，群鸟飞翔
群树碧绿，群山深似一汪静水
蝴蝶溢出，梦游朵朵莲花
而不得不说的心，像不得不亮的光
自绝路冉冉升起
自盛满痛苦的耳朵，唤醒黑死病的史前巨兽
嗜好枯骨并入诅咒
我征服我充满王者的荣耀
我远离我，累累翻新脱下风尘如脱下镀金的脸庞
穿过语言的死亡挥霍不死——
幽灵的世系，被一柄凿子栽种成行
喧谕的天空越来越深通体赤裸，吞吐同一渊薮

风 · 第三

那么，你们，在第五个季节中盲目。在第七天，放弃呼号如
松开册封万物之手。惊鸿一瞥骤为碑石。声声啼鸣散入

虚空：无陆无陵，未渐之木早已腐朽，而未涉之水横流天际。人烟腾腾如镜的河岸，每颗沙砾谳晓冒险像谳晓金黄硕大之正午，其势汹汹，其羽灿灿突入风暴……

那么，如何以一种仪式囊括兽性的喘息或绿叶的凋残？你们惶惑于自身之中那不可接近的境地，取象于飞鸟，卜算于遇难之舟，直到一滩黑血无视吉凶，从四面八方泛起；最贫乏的天空迷醉成喋喋不休的词藻，源于子宫的哑默使诗行一泻千里悬河。

一念之差，你们无家可归：守灵之草只剩下青色。大群白骨一年一度滞留于四月。高矗成山，低回萦绕茫茫沉思如斑斑之盐。一场噩梦终将流失于一纸空文。轮回成苦味的灵魂，仍一再品尝新婚时送葬的气息。诞辰焚烧如厄运之星，不可逆转，无由参透的天象我行我素暴尸灰烬。

青铜的高傲遥遥凌驾于诸神之上。我们的偶像，以喃喃独白剽窃万物之死。嚣张如谎言，顾盼如全权之海。每一种法则脱胎于上千名处女未醒之血，结石嗜好或私奔，五毒幻象落英缤纷，被一次沉潭溺成宗谱。无端之梦，炙口之辞，不可触犯。引颈的年轮反复自戕于一道专横的黑暗。

无鸟的天空深深楔入你们生之半岛，考妣之丧无所不在，启示之光远如隔世。从每条嗓子流出同一场洪水，你们搁浅于永无抵达之处。金黄硕大的正午，徐徐降临一片杀机，于智者之头于群狗芸芸狂吠。饿泉一号撕裂额际。

盲目之后，如此白的视野，久逝而成重逢的海岸。

天 · 第四

面壁无垠：那太初的石英，上千次提升这片星空
无所顾忌的手插入，整个世界在最高点流去
岁月丝光闪闪，一拈之际陨石如雨

（给求爱者以惩罚；给遁世者以惩罚；

我无情的姿势

像一声噩耗经久不息

一道太阳的针芒，刺穿时间

人类渺小的谎言

历历灾变固定在琥珀卵巢里

白昼从腹部向下波动

与夜结盟，温柔过渡成无底的沼泽

呼唤我的名字

瞬间之水上，黎明都是死胎

被风中海上一个疯女人怀抱绕房哭号

阴生的毒蘑，和老树一同腐朽

上千次膜拜成神：岩石的瞳孔，一动不动

端坐于这里同时端坐于到处

像一株梧桐裹在绿叶里无始无终地睡眠

一只飞鸟，裹在影子里远游生生死死

（求爱者徒劳于言词；遁世者漫无目的；

透过日子的黑色栅栏

我和世界彼此围困

彼此成为死亡的标志

这眼黄昏裂开的井，盛满昨天的惨叫

这膨胀的尸首依然在漂往明天
旋涡从四肢开始，溃烂到胸腔中
充血的耳鼓一道瀑布
血崩似的年代恶意轰鸣
源源不断，我在我身上是生者也是死者
枯骨们的集市在我嘴里
叫卖永恒
此刻，岁月不动：孑然一身被全能的黑暗咀嚼
整个世界流去像一根白羽毛翻转
逾越之际深陷囹圄——
（让求爱者、遁世者幸灾乐祸；
逝者，比时间更苍老，聆听风于同一空穴

风·第四

那么，向黑暗说教而黑暗无鼓无罢无泣无歌。
向水、向黄昏之沙，不动声色地肆虐，而一场洪荒、一阵沙
暴深入骨髓，滔滔流空铜壶和肉体。滚滚天折之日，你
们仍挖掘天空那座古城，直到祖先纷绘落下，堆累如
石。
过于频繁的蓝使更多求援之血无足轻重。

精雕闰月的手，久已奠定太阳之死。每个名字公开一种禁
忌。配给之梦，悠悠幻象，忘年的阴影高如鹰鹭。夺人
之气，领先于繁殖领先于所有纤若鹤鸣的悔恨。
每个片刻，被这寂静劫掠一空：耳朵沉入地下，灯光沉入，
一度显形的布景，随风摇曳冥冥流失；午后没有鸟，因
而眼睛无可比拟，无法证实，骇人听闻的一次坠落是水